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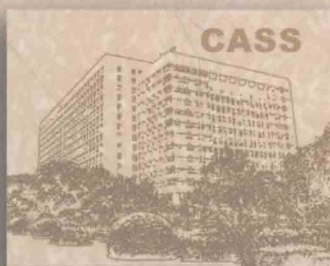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断虹霁雨 山落水寒

——曹雪芹的《红楼梦》与列夫·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尼娜》较析

朱之赅/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断虹霁雨 山落水寒

——曹雪芹的《红楼梦》与列夫·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尼娜》较析

朱之赅/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断虹霁雨 山落水寒: 曹雪芹的《红楼梦》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较析/朱之赅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5097-2042-4

I. ①断… II. ①朱… III. ①《红楼梦》研究②长篇小说—文学研究—俄罗斯—近代 IV. ①I207.411②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1489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断虹霁雨 山落水寒

——曹雪芹的《红楼梦》与列夫·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尼娜》较析

著 者 / 朱之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魏小微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责任校对 / 陈婧嘉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6.5

字 数 / 236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042-4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两位大师 两部史诗

——读《断虹霁雨 山落水寒》

涂 途

—

曹雪芹和列夫·托尔斯泰，《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两位伟大的文学大师，两部不同凡响、不落窠臼的史诗。更让人感到惊喜的，还有列宁和毛泽东两位伟人对这两位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前者写过多篇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将他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其中还引用了《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而后者更自称将《红楼梦》“至少读了五遍”，写过《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多次讲话和文章中，反复谈起这部作品。两位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对两部作品的重视和喜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将这样世界著名的两位作家及其代表作加以比较和分析，无疑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并且是极其重要和有益的独特课题。

朱之赫的新作《断虹霁雨 山落水寒——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较析》（以下简称《较析》），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两位大师及其代表作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指出了他们的成败得失，作出了细致地剖析，读后感到受益匪浅。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的比较文学，按照通常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指对两

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和现象，或者是对文学和其他学科相互的关系和联系，进行对应地、对照地分析、解剖、研究，指出它们的异同，发现和揭示它们共同的、普遍的规律和特殊的、个别的规律。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不是简单地、表面地、肤浅地将没有任何联系和类似的作家、作品和现象，主观地、硬性地拉到一起进行比较，而是要看它们是否具备“可比较性”的标准，以及这种科学比较所带来的真正正面的价值。

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对比性在哪里呢？从书名《断虹霁雨 山落水寒》已不难体察，这两部巨著有着不少内在的相同和相似之处，是可以和可能加以对比的。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两位作家的两部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进行深层的规律性的探讨，无论从挖掘作品的内涵和本质，还是从引导读者去理解作家和作品，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黄庭坚的《念奴娇》“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描绘的是秋高气爽、雨过天晴的美丽景色；而“山落水寒”之时，却象征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用“断虹霁雨”、“山落水寒”来概括两位作家和作品，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列宁评托尔斯泰和毛泽东评《红楼梦》，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典范。他们都是从作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条件，来看待文学作品的创作动因和社会功能。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意识形态，是对特定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形象的、艺术的反映和表现。离开了社会生活的根基，文学艺术创作就等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作家、艺术家如同其他人一样，总是出生、成长和生活在一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之中，总是要受到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中外古今的任何真正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不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彼时彼地方方面的社会生活本质和真实面貌。

生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罗斯农奴制变革时期的列·托尔斯泰，在包括《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代表作中，从多方面将“革命以前的旧俄国”，“即1861年以后仍然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乡村

的俄国，地主和农民的俄国”，栩栩如生地、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因而被列宁称为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根据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的重要论述，朱之赓在论著的开头部分，便细致地用众多的历史事实，说明了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为后面与《红楼梦》进行比较，奠定了科学的理论根基。

那么，毛泽东又是如何看待《红楼梦》的呢？他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毛泽东在1954年10月16日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之所以支持两个“青年团员”、“小人物的文章”，主要也是因为他们“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是将他们的文章看作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我同意陈晋在《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一书中所说：毛泽东于1954年“仔细阅读和批注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冯雪峰的检讨以及其他的批判文章，表明他迫切希望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古典文学等领域的主导地位，使之成为人们自觉和普遍运用的指导方法。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一开始便不只是对一部古典小说的评价和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①因此，毛泽东论《红楼梦》，与列宁论托尔斯泰一样，对研究和评价文艺作品及其作家，是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的。

尽管列宁和毛泽东论述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作家

^① 《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50页。

和作品，但是他们对待作家、作品的基本态度，是完全一致、完全正确的。因为离开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离开了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不可能真正地、客观地去认识和评价文艺创作的本质和社会价值，也无法对作家和作品进行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比较和研究。朱之赓的《断虹霁雨 山落水寒》，牢牢地把握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这个前提和原则，从而对《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两部作品的异同，提出了许多比较实际、比较清晰、比较深层、比较独到的真知灼见。从这本学术著作的总体上来说，我感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穷原竟委，难能可贵。

二

《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的异同在哪里呢？《较析》一书认为，这两部作品的作者所处的相近的时代，他们所描绘的历史变革、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婚姻家庭的色彩斑斓、民族特色的鲜明生动，“不仅具有可比性，而且极富文学研究价值”。按照作者的梳理，它们“同是博大精深的伟大作品”、“同是民族的”、“同是歌颂新思想、新观念、新道德”、“同是挽歌，同是补天，同是改良”、“同处于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的矛盾之中”、“同样是消极人生观”。然而，两部长篇小说所反映的，又是“中国和俄罗斯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状况”，是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还有不同的“社会改革理念与实践”。我想，这肯定不会是两位作家和两部作品的全部相似、相同之处和相异、区别之点。比较总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不同的视角、视野，会有不同的对比。一部长篇小说，尤其是像《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这类“百科全书”式的文艺作品，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众多，反映出的社会形貌多种多样、千姿百态，它们之间的这些相同、相通、相近、相似、相仿，以及不同、不等、不似、不合，从整体

宏观到细枝末节，可能是无穷无尽的。而以上列举的种种，只不过是明显、最突出、最具代表性、最有比较意义和最有重要价值的。

爱情和婚姻是《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两部长篇小说从头至尾贯穿的内容。“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反映18世纪中叶亚洲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代表作，列夫·托尔斯泰则是以《安娜·卡列尼娜》为欧洲俄国提供了反映19世纪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典型作品。”《较析》首先用专章“《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所反映的中国与俄罗斯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状况”，对两种同处于封建社会，而同中有异的“恋爱、婚姻、家庭的多棱镜”进行了扫描，分别列举和归纳了两部作品中描写的种种“爱”的畸形和怪诞现象。如中国社会中的“妻妾成群”、“乱伦”、“淫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仗势逼婚”、“守节”、“恋爱而遭阻遏”、或“遭迫害”，等等。而俄罗斯社会中，则有“有情却被无情恼”、“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朝秦暮楚”、“拈花惹草”、“我行我素”，等等。这些不同形式的婚姻上的丑态百出，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不同民族的环境、性格、习俗所带来的不同表现，更为重要的还是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在爱情、婚姻上铭刻的深深烙印。但是，它们都是从封建制度土壤中滋生出来的毒菌和恶果。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让读者回到已经消失的历史烟雾中，活生生地体验到一去不复返的旧社会中的千奇百怪、千姿百态的种种景象。它们形象化地、生动地再现，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影随形，不知不觉地从中受到教育，这就是它们巨大的认识和教育作用。

在《较析》一书中，作者的重点是分析、研究、对比两本书中主要人物的爱情悲剧。“贾宝玉和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两个核心人物，他们俩的爱情又是《红楼梦》的中心线索，贾宝玉和林黛玉所表现出来的理想爱情和人生理想，又集中体现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最高审美理想。”因此，深入地理解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情感历程，对于读懂、读通这部作品是至关重要的。作者在书中用了

18“步”或18“幕”来描述三人之间不同阶段、不同方式的“情感历程”，最后向读者指出：“宝玉一生有两个执著不变：一者，对黛玉的爱情；二者，与黛玉相爱的共同思想基础——反对科举取士，厌恶仕途经济。离开这二者，都是对宝玉性格的歪曲。曹雪芹《红楼梦》闪现出来的理想的光辉就在于这两点；曹雪芹区别于中国以前的小说创作的主题思想，也在于这两点；《红楼梦》区别于欧洲18、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也在于这两点。这两点是曹雪芹的制高点，这两点是《红楼梦》主题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也是《红楼梦》体现出来的‘民主性精华’的凝聚点。”作者的结论，是从对作品文本的梳理后得出的，是按照作品描写的事件过程而概括的，是对曹雪芹及其作品经过研究和分析后才断言的。我想，也许这个观点不一定为所有人完全无条件地接受，但是，作为“一家之言”，在“红学”研究领域中，大约还能容有一席之地吧！

毛泽东对《红楼梦》第十九回的描写非常赞赏，他批阅：“此回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情切切之段，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一样的语言切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的相爱，两方面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驰纵，任情恣性’。而宝玉对袭人，也只能以‘坐八人轿’慰之。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同一人生观相结合的爱情，像玉一样的光辉，香一样的气氛，绵绵地喷发出来。宝玉与黛玉相爱，不仅是真挚的，而且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的香玉’。而黛玉说：‘真真你是我命中的天魔星。’在袭人口中，听到切切的箴言，故待之以八人大轿。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优美的童话。用现实的场面，具体的情节，生活中非说不可的语言，把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和性格，生动地渲染出来，自然地流露出来，这是作者最成功的范例。”这段话最能突出地体现出毛泽东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高度评价，也相当形象和生动地挖掘出这部作品爱情描写

蕴涵的丰富多彩的内容。从《较析》的解读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恰到好处地、深层地把握了这部作品的精髓。

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突出地描写了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和渥隆斯奇之间复杂、曲折的恋情。按照《较析》一书看法，它“更鲜明、更生动、更深刻地反映了俄国在社会大变动时期，人们在恋爱、婚姻、家庭的观念、心理、感情等多方面的变化以及在变化中产生的矛盾、冲突和难于避免的曲折和坎坷”。作者认为：“托翁对恋爱、婚姻、家庭变化波澜的描绘，其细腻、深刻、妙笔生花、色彩斑斓，要远远超出列文的社会改革。”书中同样对安娜·卡列尼娜和渥隆斯奇的爱恋、同居和终结的曲折历程，进行了步步追踪和逐一分析，并加以概括。从“一见钟情”、“含情脉脉”、“心绪飘荡”、“迷离恍惚”，到“艰难抉择”、“书来信往”、“顾全体面”直到最后的走上绝路、“粉身碎骨”。

作者在这之后将渥隆斯奇与贾宝玉作了对比，提出：“渥隆斯奇与贾宝玉相比，似乎是付出了更大的胆量和勇气。第一，贾宝玉追求的林黛玉是一个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的姑娘，而渥隆斯奇追求的安娜则是个有夫之妇，因为多了一层障碍，渥隆斯奇就必须付出比宝玉更大的胆量和勇气。第二，宝玉没有与之争夺林黛玉的情敌，而渥隆斯奇的情敌，不是俄罗斯的一般贵族，而是沙皇政府中的高级官僚，在政治上有一定势力。渥隆斯奇敢于以生命为赌注向卡列宁挑战，比贾宝玉仅仅受到鞭笞的皮肉之苦，要显得勇敢许多。第三，渥隆斯奇与安娜同居时，安娜与卡列宁的离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渥隆斯奇大胆提出以‘逃走’了之。贾宝玉就从来没有产生过与林黛玉携手逃走的念头。这当然是经济状况不同造成的；渥隆斯奇有自己独立的经济财产，他和安娜逃走后，可以衣食住行自理；而宝玉没有自己的财产，一旦逃离贾府，生计就成了问题。”这种细微的人物对照，初看似乎有些琐碎，可正是通过这些细节的对比、分析，能从某些表象、假象，深入到实质和本质。

作者还认为：“安娜从追求新的婚姻生活开始，又以追求新的婚姻

生活的失败而走向悲剧。在她身上最能体现出在俄国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矛盾性格和矛盾心理特征。”导致安娜自杀的悲剧根源，应当从历史社会的、时代的、阶级的和个人性格的四个方面，进行剖析。首先，“俄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不一样，中国的历史是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而俄国奴隶社会时间较长久一些，沙皇时代的封建社会中还夹杂着农奴社会的特征，可以这样说，俄国奴隶社会的尾巴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彻底灭亡”。其次，“安娜所处的时代还是社会变革的时代，也就是由农奴制的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旧交战最激烈、最残酷的时代；旧的要灭亡，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做最后的拼死的挣扎；新的要占领阵地，清除出旧的基础。新与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再次，“安娜只具备追求婚姻自由的新思想、新观念，而没有形成新阶级的新立场。她毕竟是俄国封建地主贵族阶级营垒里的人，她自己也拖着旧阶级给她的沉重的阶级包袱和阶级偏见”。最后，她性格中的一些因素，也是造成她自杀的原因。从以上几个方面综合来看，整个悲剧的形成，就是必然而非偶然发生。带领读者这样细致地去看待和分析作品的主人公，必然会将阅读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和水平。

三

《较析》用“弃旧图新 举步维艰”来概括《红楼梦》中王熙凤、探春和《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社会改革理念和实践的比较研究，我觉得既贴切又意味深长。《红楼梦》第十三回的“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和第五十六回的“敏探春兴利除宿弊”，集中地体现出曹雪芹的改革思想和“补天”方案。“金陵十二钗”中的两位女子，在书中大刀阔斧、运筹帷幄，大显身手、筹谋策划，兴利除弊、大放异彩。而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则将社会改造的思路和实践，提升和集中到列文身上。实际上，在开明地主贵族列文“主张他和农民同样以

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的形象中，读者不难看到这位地主贵族作家的身影。在塑造的这些正面的艺术典型中，两位伟大的作家不仅寄托了自己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美好追求和理想，同时还暴露出世界观、人生观中的二重性和局限性。

毛泽东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时，曾经说：“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1964年8月，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他又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而列宁说：“列·托尔斯泰的时代，在他的天才艺术作品和他的学说里非常突出的反映出来的时代，是1861年以后到1905年以前这个时代。诚然，托尔斯泰的文学活动，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以前开始，在这个时期结束以后结束的，但是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列·托尔斯泰，正是在这个时不我待的时期完全形成的。这个时期的过渡性质，产生了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托尔斯泰主义’的一切特点。”他又说：“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托尔斯泰借康·列文的嘴，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半个世纪俄国历史的变动是什么。”^①两位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对两位艺术大师的评价，几乎是不约而同，相映成趣。

《红楼梦》里的凤姐，是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作家通过书中的其他人物夸赞她：“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这个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心狠手辣、两面三刀，“筹划谋略、杀伐决断”，“自鸣得意、卖弄乖巧”的美女子，在协理宁国府的过程中，充分地展示了自己多方面的才干和抱负。将她说成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似的人物，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而“才自清明志自高”的探春，是大观园中的一朵鲜艳夺目、独领风骚的“玫瑰花”。她不辞辛苦、不谋私利，不遗余力、兴利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302页。

除弊，大刀阔斧、大显身手，开源节流、勤俭持家，“反求诸己”、不负众望，这个才华出众、德才兼备的姑娘，虽竭尽全力、尽心尽力，大张旗鼓、力挽狂澜，可仍然是进退维谷、无济于事，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家族制度衰亡的命运。“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较析》认为：“曹雪芹以大作家的敏锐眼光，既看到了康、雍、乾三世创造的繁荣景象，他明显地感受到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瞬息繁华后面隐藏着的危机。他并不希望这种危机继续发展下去，以招致灭顶之灾的降临；但他如实描写了社会的黑暗与腐败，《红楼梦》的客观社会效果，走到了曹雪芹著作《红楼梦》初衷的反面。这是曹雪芹始料不及的。又恰恰是这‘反面’和‘始料不及’铸就了曹雪芹的伟大和《红楼梦》的不朽。”又说：“安娜和渥隆斯奇同贾宝玉和林黛玉一样，他们仍然是贵族地主阶级中的人，只不过他们是受到时代的感染和熏陶，产生了一些与本阶级的思想、观念、道德传统相龃龉的新思想、新观念。恰恰是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又是因为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新道德、新观念成了新兴阶级的潮头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因此，安娜和渥隆斯奇、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些文学典型，历史就赋予了他们与一般文学形象相比的非同寻常的意义。《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被世人奉为世界名著，安娜、林黛玉、贾宝玉、渥隆斯奇成为广大读者耳熟能详的文学典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曹雪芹和托尔斯泰都是世界顶级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的作品都是人类社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楚辞·卜居》有言：“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把他们视为无所不在、无懈可击、无所不通、全知全能的神仙；而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他们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给予他们正确的评价。“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无论是曹雪芹还是列夫·托尔斯泰，都概莫能外。对于中外历史上的古典优秀文化遗产，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去批判地认识、评价和继承，才可能是正确和科学的。

四

尽管我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喜爱阅读文艺作品，尤其迷恋看中外古今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就是其中最吸引我、令我陶醉、爱不释手的两部巨著。从幼稚无知到小学、中学、大学，从工作岗位到如今的年过古稀退休，没有统计过到底将它们读过多少遍。但半个世纪前的1957年11月17日，在国外上大学时，正逢毛泽东访问苏联，他在我就读的莫斯科大学接见实习生和留学生时的谈话，至今仍“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对我们这批当时正“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学子们侃侃而谈中，他脱口而出地就引用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名言，然后问大家：“你们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这是《红楼梦》里有名的人物林黛玉讲的。”接着，又对着台下的我们劝说：“你们读过《红楼梦》没有？知不知道林黛玉？没有读就要补课啊！”会后，我立即到大使馆内的图书馆抢先借了一部《红楼梦》，回到宿舍埋头重读起来。而这时，又正巧我们的美学老师，要求在学习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的论述时，仔细阅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作品。然而，后来我在从事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几十年中，却从来没有对曹雪芹和列夫·托尔斯泰两位巨人及其作品做过专门研究，对“红学”和“托学”都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如今在捧读朱之赅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有几点不成熟的、零七八碎的想法，写出来只是为了向朱之赅同志及专家、学者们求教。

20世纪50年代末，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何其芳曾经将他刚刚出版的《论红楼梦》新著赠送给大家。他在书中感叹地说：“伟大的作品，整个世界文学史上也为数不多的伟大的作品，正是这样的：它能获得不同年龄和经历了不同生活的广大的读者群的衷心爱好；它能够丰富和提高我们的精神生活；它能够吸引我们反复去

阅读，不仅因为它的艺术魅力像永不凋谢的花一样，而且因为它蕴藏的意义是那样丰富，那样深刻，需要我们去作多次的探讨后可以比较明了。”^①在拜读《较析》一书的日子里，我曾多次地回想起当时作为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说过的这些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肺腑之言。像曹雪芹和托尔斯泰这些伟大的作家留下的不朽杰作，是人类社会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是一座丰富多彩的可持续开采的无价金矿。只要我们去反复阅读和反复研究，它们的精髓就让我们一次比一次更理解，它们的光彩夺目也就一次比一次鲜亮。

朱之赅与我曾经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同事过多年，只不过他在当代文艺研究室而我在文艺理论研究室分别研究完全不同的对象。其实，他很早就对《红楼梦》感兴趣并做过研究，但长期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无法集中全部精力来撰写专著。这部《断虹霁雨 山落水寒——曹雪芹的〈红楼梦〉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较析》，是继《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心态解析》完成之后，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他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做过长期的准备，克服了不少困难，最后才正式出版。我读后感到特别高兴和亲切，并为此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① 《何其芳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188页。

目 录

两位大师 两部史诗

——读《断虹霁雨 山落水寒》 涂 途 / 1

第一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背景 1

一 《红楼梦》的时代背景 1

二 《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背景 7

第二章 《红楼梦》和《安娜·卡列尼娜》所反映的中国与俄罗斯

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状况 15

一 《红楼梦》描写的中国式的封建社会的家庭、婚姻和

恋爱 15

(一) 妻妾成群 15

(二) 禽兽不如 17

(三) 追腥逐臭 18

(四)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9

(五) 仗势逼婚 21

(六) 心如槁木死灰 22

(七) 涉嫌恋爱而遭迫害 23

(八) 恋爱而遭阻遏 25

二 《安娜·卡列尼娜》反映的俄罗斯式的封建社会的

恋爱、婚姻和家庭	27
（一）有情却被无情恼	29
（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29
（三）朝秦暮楚	30
（四）拈花惹草	30
（五）我行我素	33

第三章 但愿君心似我心

——贾宝玉、林黛玉以及薛宝钗的情感历程	35
一 似曾相识	36
二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36
三 通灵宝玉和金锁	38
四 吟诗见真心	39
五 绕道进军	40
六 心有灵犀一点通	41
七 釜底抽薪	43
八 围点打圆	46
九 诉肺腑	49
十 解除武装	52
十一 痴情不改	55
十二 “机锋语”	56
十三 海棠不时绽放	57
十四 “掉包儿”	59
十五 “一个疾雷”	61
十六 焚烧遗物	62
十七 破釜沉舟	65